

# 资治通鉴（第十九卷）

#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九

## 后梁纪四

均王上

乾化三年(癸酉,913)

1 十二月,吴镇海节度使徐温、平卢节度使朱瑾帅诸将拒之,遇于赵步。吴征兵未集,温以四千余人与景仁战,不胜而却。景仁引兵乘之,将及于隘,吴吏士皆失色,左骁卫大将军宛丘陈绍援枪大呼曰:“诱敌太深,可以进矣。”跃马还斗,众随之,梁兵乃退。温拊其背曰:“非子之智勇,吾几困矣。”赐之金帛,绍悉以分麾下。吴兵既集,复战于霍丘,梁兵大败;王景仁以数骑殿,吴人不敢逼。梁之渡淮而南也,表其可涉之津;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木,徙置深渊。及梁兵败还,望表而涉,溺死者太半,吴人聚梁尸为京观于霍丘。

2 庚午,晋王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,兼侍中,以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。

燕主守光将奔沧州就刘守奇,涉寒,足肿,且迷失道,至燕乐之境,昼匿坑谷,数日不食,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张师造家。师造怪妇人异状,诘知守光处,并其三子擒之。癸酉,晋王方宴,将吏擒守光适至,王语之曰:“主人何避客之深邪!”并仁恭置之馆舍,以器服膳饮赐之。王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,缄不知故事,书之于布,遣人曳之。

晋王欲自云、代归,赵王镒及王处直请由中山、真定趣井陘,王从之。庚辰,晋王发幽州,刘仁恭父子皆荷校于露布之下。守光父母唾其面而骂之曰:“逆贼,破我家至此!”守光俯首而已。甲申,至定州,舍于关城。丙戌,晋王与王处直谒北岳庙;是日,至行唐,赵王镒迎谒于路。

四年(甲戌,914)

1 春,正月戊戌朔,赵王镒诣晋王行帐上寿置酒。镒愿识刘太师面,晋王命吏脱仁恭及守光械,引就席同宴;镒答其拜,又以衣服鞍马酒饌赠

之。己亥，晋王与镕畋于行唐之西，镕送境上而别。

2 丙子，蜀主命太子判六军，开崇勋府，置僚属，后更谓之天策府。

3 壬子，晋王以练刘仁恭父子，凯歌入于晋阳，丙辰，献于太庙，自临斩刘守光。守光呼曰：“守光死不恨，然教守光不降者，李<sub>小喜</sub>也。”王召小喜证之，小喜瞋目叱守光曰：“汝内乱禽兽行，亦我教邪！”王怒其无礼，先斩之。守光曰：“守光善骑射，王欲成霸业，何不留之使自效！”其二妻李氏、祝氏让之曰：“皇帝，事已如此，生亦何益！”即伸颈就戮。守光至死号泣哀祈不已。王命节度副使卢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，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，然后斩之。

或说赵王镕曰：“大王所称尚书令，乃梁官也，大王既与梁为仇，不当称其官。且自太宗践阼已来，无敢当其名者。今晋王为盟主，勋高位卑，不若以尚书令让之。”镕曰“善！”乃与王处直各遣使推晋王为尚书令，晋王三让，然后受之，始开府置行台如太宗故事。

4 高季昌以蜀夔、万、忠、涪四州旧隶荆南，兴兵取之，先以水军攻夔州。时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寿镇忠州，夔州刺史王成先请甲，宗寿但以白布袍给之。成先帅之逆战，季昌纵火船焚蜀浮桥，招讨副使张武举铁拒之，船不得进。会风反，荆南兵焚溺死者甚众。季昌乘战舰，蒙以牛革，飞石中之，折其尾，季昌易小舟而遁。荆南兵大败，俘斩五千级。成先密遣人奏宗寿不给甲之状，宗寿获之，召成先，斩之。

5 帝以岐人数为寇，二月，徙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，镇长安。怀英即怀贞也，避帝名改焉。

6 夏，四月丙子，蜀主徙镇江军治夔州。

7 丁丑，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于兢坐挟私迁补军校，罢为工部侍郎，再贬莱州司马。

8 吴袁州刺史刘崇景叛，附于楚。崇景，威之子也。楚将许贞将万人援之，吴都指挥使柴再用、米志诚帅诸将讨之。

9 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，夜分，南风暴起，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趣黄州，以绳梯登城，径趣州署，执吴刺史马邺，大掠而还。德勋曰：“鄂州将邀我，宜备之。”环曰：“我军入黄州，鄂人不知，奄过其城，彼自救不暇，安敢邀我！”乃展旗鸣鼓而行，鄂人不敢逼。

10 五月，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卒，军中推其子洙为留后。癸丑，诏以洙为节度使。

11 吴柴再用等与刘崇景、许贞战于万胜冈，大破之，崇景、贞弃袁州

遁去。

12 晋王旻克幽州，乃谋入寇。秋，七月，会赵王谠及周德威于赵州，南寇邢州，李嗣昭引昭义兵会之。杨师厚引兵救邢州，军于漳水之东。晋军至张公桥，裨将曹进金来奔。晋军退，诸镇兵皆引归。八月，晋王还晋阳。

13 蜀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黔州，贪暴不法；擅还成都，庚辰，见蜀主，多所邀求，言辞狂悖。蜀主怒，命卫士殴杀之。戊子，以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，判枢密院。

峡上有堰，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，决之以灌江陵，毛文锡谏曰：“高季昌不服，其民何罪！陛下方以德怀天下，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食乎！”蜀主乃止。

14 帝以福王友璋为武宁节度使。前节度使王殷，友珪所置也，惧，不受代，叛附于吴；九月，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及开封尹刘将兵讨之。冬，十月，存节等军于宿州。吴平卢节度使朱瑾等将兵救徐州，存节等逆击，破之，吴兵引归。

15 十一月乙巳，南诏寇黎州，蜀主以夔王宗范、兼中书令宗播、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。丙辰，败之于潘仓嶂，斩其酋长赵嵯政等；壬戌，又败之于山口城；十二月乙亥，破其武侯岭十三寨；辛巳，又败之于大渡河，俘斩数万级，蛮争走渡水，桥绝，溺死者数万人。宗范等将作浮梁济大渡河攻之，蜀主召之令还。

16 癸未，蜀兴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宗铎攻岐阶州及固镇，破细砂等十一寨，斩首四千级。甲申，指挥使王宗俨破岐长城关等四寨，斩首二千级。

17 岐静难节度使李继徽，为其子彦鲁所毒而死，彦鲁自为留后。

贞明元年(乙亥,915)

1 春，正月己亥，蜀主御得贤门受蛮俘，大赦。初，黎、雅蛮酋刘昌嗣、郝玄鉴、杨师泰，虽内属于唐，受爵赏，号金堡三王，而潜通南诏，为之诂导；镇蜀者多文臣，虽知其情，不敢诘。至是，蜀主数以漏泄军谋，斩于成都市，毁金堡。自是南诏不复犯边。

2 二月，牛存节等拔彭城，王殷举族自焚。

3 三月丁卯，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，致仕。

4 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卒。师厚晚年矜功恃众，擅割财赋，选军中骁勇，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，给赐优厚，欲以复故时牙兵之盛。帝虽外加尊礼，内实忌之，及卒，私于宫中受贺。租庸使赵岩、判官邵赞言于帝曰：“魏博为唐腹心之蠹，二百余年不能除去者，以其地广兵强之故也。罗绍威、杨师厚据之，朝廷皆不能制。陛下不乘此时为之计，所谓‘弹疽不严，必将复聚’，安知来者不为师厚乎！宜分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。”帝以为然，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；置昭德军于相州，割澶、卫二州隶焉，以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，仍分魏州将士府库之半于相州。筠，海州人也。二人既赴镇，朝廷恐魏人不服，遣开封尹刘 将兵六万自白马济河，以讨镇、定为名，实张形势以胁之。

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，族姻磐结，不愿分徙。德伦屡趣之，应行者皆嗟怨，连营聚哭。己丑，刘 屯南乐，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将龙骧五百骑入魏州，屯金波亭。魏兵相与谋曰：“朝廷忌吾军府强盛，欲设策使之残破耳。吾六州历代藩镇，兵未尝远出河门，一旦骨肉流离，生不如死。”是夕，军乱，纵火大掠，围金波亭，王彦章斩关而走。诘旦，乱兵入牙城，杀贺德伦之亲兵五百人，劫德伦置楼上。有效节军校张彦者，自帅其党，拔白刃，止剽掠。

夏，四月，帝遣供奉官扈异抚谕魏军，许张彦以刺史。彦请复相、澶、卫三州如旧制。异还，言张彦易与，但遣刘 加兵，立当传首。帝由是不许，但以优诏答之。使者再返，彦裂诏书抵于地，戟手南向诟朝廷，谓德伦曰：“天子愚暗，听人穿鼻。今我兵甲虽强，苟无外援，不能独立，宜投款于晋。”遂逼德伦以书求援于晋。

5 李继徽假子保衡杀李彦鲁，自称静难留后，举邠、宁二州来附。诏以保衡为感化节度使，以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。

6 吴徐温以其子牙内都指挥使知训为淮南行军副使、内外马步诸军副使。

7 晋王得贺德伦书，命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进据临清。五月，存审至临清，刘 屯洹水。贺德伦复遣使告急于晋，晋王引大军自黄泽岭东下，与存审会于临清，犹疑魏人之诈，按兵不进。德伦遣判官司空颢犒军，密言于晋王曰：“除乱当除根。”因言张彦凶狡之状，劝晋王先除之，则无虞矣。王默然。颢，贝州人也。

晋王进屯永济，张彦选银枪效节五百人，皆执兵自卫，诣永济谒见，王登驿楼语之曰：“汝陵胁主帅，残虐百姓，数日中迎马诉冤者百馀辈。我今

举兵而来，以安百姓，非贪人土地。汝虽有功于我，不得不诛以谢魏人。”遂斩彦及其党七人，馀众股栗。王召谕之曰：“罪止八人，馀无所问。自今当竭力为吾爪牙。”众皆拜伏，呼万岁。明日，王缓带轻裘而进，令张彦之卒擐甲执兵，翼马而从，仍以为帐前银枪都。众心由是大服。

刘 闻晋军至，选兵万余人，自洹水趣魏县；晋王留李存审屯临清，遣史建瑭屯魏县以拒之，王自引亲军至魏县，与 夹河为营。

帝闻魏博叛，大悔惧，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将兵屯杨刘，为 声援。会存节病卒，以匡国节度使王檀代之。

8 岐王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围郿州，霍彦威固守拒之。

9 六月庚寅朔，贺德伦帅将吏请晋王入府城慰劳。既入，德伦上印节，请王兼领天雄军，王固辞，曰：“比闻汴寇侵逼贵道，故亲董师徒，远来相救；又闻城中新罹涂炭，故暂入存抚。明公不垂鉴信，乃以印节见推，诚非素怀。”德伦再拜曰：“今寇敌密迹，军城新有大变，人心未安，德伦心腹纪纲为张彦所杀殆尽，形孤势弱，安能统众！一旦生事，恐负大恩。”王乃受之。德伦帅将吏拜贺，王承制以德伦为大同节度使，遣之官。德伦至晋阳，张承业留之。

时银枪效节都在魏城犹骄横，晋王下令：“自今有朋党流言及暴掠百姓者，杀无赦！”以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。有讹言摇众及强取人一钱已上者，存进皆枭首磔尸于市。旬日，城中肃然，无敢喧哗者。存进本姓孙，名重进，振武人也。

晋王多出征讨，天雄军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颀决之。颀恃才挟势，睚眦必报，纳贿骄侈。颀有从子在河南，颀密使人召之，都虞候张裕执其使者以白王，王责颀曰：“自吾得魏博，庶事悉以委公，公何得见欺如是！独不可先相示邪！”揖令归第；是日，族诛于军门，以判官王正言代之。正言，郢州人也。

魏州孔目吏孔谦，勤敏多计数，善治簿书，晋王以为支度务使。谦能曲事权要，由是宠任弥固。魏州新乱之后，府库空竭，民间疲弊，而聚三镇之兵，战于河上，殆将十年，供亿军须，未尝有阙，谦之力也。然急征重敛，使六州愁苦，归怨于王，亦其所为也。

张彦之以魏博归晋也，贝州刺史张源德不从，北结沧德，南连刘 以拒晋，数断镇、定粮道。或说晋王：“请先发兵万人取源德，然后东兼沧景，则海隅之地皆为我有。”晋王曰：“不然。贝州城坚兵多，未易猝攻。德州隶于沧州而无备，若得而戍之，则沧、贝不得往来，二垒既孤，然后可取。”

乃遣骑兵五百，昼夜兼行，袭德州。刺史不意晋兵至，逾城走，遂克之，以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刺史。

秋，七月，晋人夜袭澶州，陷之。刺史王彦章在刘营，晋人获其妻子，待之甚厚，遣间使诱彦章，彦章斩其使，晋人尽灭其家。晋王以魏州将李岩为澶州刺史。

晋王劳军于魏县，因帅百馀骑循河而上，觐刘营。会天阴晦，伏兵五千于河曲丛林间，鼓噪而出，围王数重。王跃马大呼，帅骑驰突，所向披靡。裨将夏鲁奇等操短兵力战，自午至申乃得出，亡其七骑，鲁奇手杀百馀人，伤夷遍体，会李存审救兵至，乃得免。王顾谓从骑曰：“几为虏嗤。”皆曰：“适足使敌人见大王之英武耳。”鲁奇，青州人也，王以是益爱之，赐姓名曰李绍奇。

刘以晋兵尽在魏州，晋阳必虚，欲以奇计袭取之，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。晋人怪军数日不出，寂无声迹，遣骑觐之，城中无烟火，但时见旗帜循堞往来，晋王曰：“吾闻刘用兵，一步百计，此必诈也。”更使觐之，乃缚刍为人，执旗乘驴在城上耳。得城中老弱者诘之，云军去已二日矣。晋王曰：“刘长于袭人，短于决战，计彼行才及山下。”亟发骑兵追之。会阴雨积旬，黄泽道险，堇泥深尺馀，士卒援藤葛而进，皆腹疾足肿，死者什二三。晋将李嗣恩倍道先入晋阳，城中知之，勒兵为备。至乐平，糗粮且尽；又闻晋有备，追兵在后，众惧，将溃，谕之曰：“今去家千里，深入敌境，腹背有兵，山谷高深，如坠井中，去将何之！惟力战庶几可免，不则以死报君亲耳。”众泣而止。周德威闻西上，自幽州引千骑救晋阳，至土门，已整众下山，自邢州陈宋口逾漳水而东，屯于宗城。军往还，马死殆半。

时晋军乏食，知临清有蓄积，欲据之以绝晋粮道，德威急迫知，再宿，至南宮，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，断腕而纵之，使言曰：“周侍中已据临清矣！”军大骇。诘朝，德威略营而过，入临清，引军趋贝州。时晋王出师屯博州，刘军葺邑，周德威攻之，不克。翌日，军于莘县，晋军踵之，治莘城，堑而守之，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馈饷；晋王营于莘西三十里，烟火相望，一日数战。

晋王爱元行钦骁健，从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，嗣源不得已献之，以为散员都部署，赐姓名曰李绍荣。绍荣尝力战深入，剑中其面，未解，高行周救之得免。王复欲求行周，重于发言，密使人以官禄啖之，行周辞曰：“代州养壮士，亦为大王耳，行周事代州，亦犹事大王也。代州脱行周兄弟于

死，行周不忍负之。”乃止。

10 绛州刺史尹皓攻晋之隰州，八月，又攻慈州，皆不克。王檀与昭义留后贺瓌攻澶州，拔之，执李岩，送东都。帝以杨师厚故将杨延直为澶州刺史，使将兵万人助刘\_\_，且招诱魏人。

11 晋王遣李存审将兵五千击贝州。张源德有卒三千，每夕分出剽掠，州民苦之，请堙其城以安耕耘。存审乃发八县丁夫堙而围之。

刘\_\_在莘久，馈运不给，晋人数抵其寨下挑战，\_\_不出。晋人乃攻绝其甬道，以千馀斧斩寨木，梁人惊扰而出，因俘获而还。

帝以诏书让\_\_老师费粮，失亡多，不速战，\_\_奏：“臣比欲以奇兵捣其腹心，还取镇、定，期以旬时再清河朔。无何天未厌乱，淫雨积旬，粮竭士病。又欲据临清断其馈饷，而周杨五奄至，驰突如神。臣今退保莘县，享士训兵以俟进取。观其兵数甚多，便习骑射，诚为勍敌，未易轻也。苟有隙可乘，臣岂敢偷安养寇！”帝复问\_\_决胜之策，\_\_曰：“臣今无策，惟愿人给十斛粮，贼可破矣。”帝怒，责\_\_曰：“将军蓄米，欲破贼邪，欲疗饥邪？”乃遣中使往督战。

\_\_集诸将问曰：“主上深居禁中，不知军旅，徒与少年新进辈谋之。夫兵在临机制变，不可预度。今敌尚强，与战必不利，奈何？”诸将皆曰：“胜负当一决，旷日何待！”\_\_默然，不悦，退，谓所亲曰：“主暗臣谀，将骄卒惰，吾未知死所矣！”他日，复集诸将于军门，人置河水一器于前，令饮之，众莫之测。\_\_谕之曰：“一器犹难，滔滔之河，可胜尽乎！”众失色。

后数日，\_\_将万余人薄镇、定营，镇、定人惊扰。晋李存审以骑兵二千横击之，李建及以银枪千人助之，\_\_大败，奔还。晋人逐之，及寨下，俘斩千计。

12 刘岩逆妇于楚，楚王殷遣永顺节度使存送之。

13 乙未，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綰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，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，攻秦州；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，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，攻凤州。

14 庚戌，吴以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、两浙都招讨使、守侍中、齐国公，镇润州，以升、润、常、宣、歙、池六州为巡属，军国庶务参决如故；留徐知训居广陵秉政。

15 初，帝为均王，娶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女为妃，即位，欲立为后；后以帝未南郊，固辞。九月壬午，妃疾甚，册为德妃，是夕，卒。

康王友敬，目重瞳子，自谓当为天子，遂谋作乱。冬，十月辛亥夜，德

妃将出葬，友敬使腹心数人匿于寝殿；帝觉之，跣足逾垣而出，召宿卫兵索殿中，得而手刃之。壬子，捕友敬，诛之。

帝由是疏忌宗室，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汉鼎、汉杰、从兄弟汉伦、汉融，咸居近职，参预谋议，每出兵必使之监护。岩等依势弄权，卖官鬻狱，离间旧将相，敬翔、李振虽为执政，所言多不用。振每称疾不预事，以避赵、张之族，政事日紊，以至于亡。

16 刘遣卒诈降于晋，谋赂膳夫以毒晋王；事泄，晋王杀之，并其党五人。

17 十一月己未夜，蜀宫火。自得成都以来，宝货贮于百尺楼，悉为煨烬。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宗侃等帅卫兵欲入救火，蜀主闭门不内。庚申旦，火犹未熄，蜀主出义兴门见群臣，命有司聚太庙神主，分巡都城，言讫，复入宫闭门。将相皆献帷幕饮食。

18 壬戌，蜀大赦。

19 乙丑，改元。

20 己巳，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，克固镇，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；蜀兵败，退保鹿台山。辛未，王宗绾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，擒其将李彦巢等，乘胜趣秦州。兴州刺史王宗铎克阶州，降其刺史李彦安。甲戌，王宗绾克成州，擒其刺史李彦德。蜀军至上染坊，秦州节度使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。宗铎入秦州，表排陈使王宗传为留后。刘知俊攻霍彦威于邠州，半岁不克，闻秦州降蜀，知俊妻子皆迁成都；知俊解围还凤翔，终惧及祸，夜帅亲兵七十人，斩关而出，庚辰，奔于蜀军。王宗绾自河池、两当进兵，会王宗瑤攻凤州，癸未，克之。

21 岐义胜节度使、同平章事李彦韬知岐王衰弱，十二月，举耀、鼎二州来降。彦韬即温韬也。乙未，诏改耀州为崇州，鼎州为裕州，义胜军为静胜军，复彦韬姓温氏，名昭图，官任如故。

22 丁未，蜀大赦；改明年元曰通正。置武兴军于凤州，割文、兴二州隶之，以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。

23 是岁，清海、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，以吴越王繆为国王而已，独为南平王，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，帝不许。岩谓僚属曰：“今中国纷纷，孰为天子！安能梯航万里，远事伪庭乎！”自是贡使遂绝。

二年（丙子，916）

1 春，正月，宣武节度使、守中书令、广德靖王全昱卒。

2 帝闻前河南府参军李愚学行，召为左拾遗，充崇政院直学士。衡王友谅贵重，李振等见，皆拜之，愚独长揖，帝闻而让之，曰：“衡王于朕，兄也，朕犹拜之，卿长揖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以家人礼见衡王，拜之宜也。振等陛下家臣；臣于王无素，不敢妄有所屈。”久之，竟以抗直罢为邓州观察判官。

3 蜀主以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、兼中书令、陇西王。

4 二月辛丑夜，吴宿卫将马谦、李球劫吴王登楼，发库兵讨徐知训；知训将出走，严可求曰：“军城有变，公先奔众自去，众将何依！”知训乃止。众犹疑惧，可求阖户而寝，鼾息闻于外，府中稍安。壬寅，谦等陈于天兴门外，诸道副都统朱瑾自润州至，视之，曰：“不足畏也。”返顾外众，举手大呼，乱兵皆溃，擒谦、球，斩之。

5 帝屡趣刘勰战，勰闭壁不出。晋王乃留副总管李存审守营，自劳军于贝州，声言归晋阳。勰闻之，奏请袭魏州，帝报曰：“今扫境内以属将军，社稷存亡，系兹一举，将军勉之！”勰令澶州刺史杨延直引兵万人会于魏州，延直夜半至城南，城中选壮士五百潜出击之，延直不为备，溃乱而走。诘旦，勰自莘县悉众至城东，与延直徐众合，李存审引营中兵踵其后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战，晋王亦自贝州至，与嗣源当其前。勰见之，惊曰：“晋王邪！”引兵稍却，晋王蹶之，至故元城西，与李存审遇。晋王为方陈于西北，存审为方陈于东南，勰为圆陈于其中间，四面受敌；合战良久，梁兵大败，勰引数十骑突围走。梁步卒凡七万，晋兵环而击之，败卒登木，木为之折，追至河上，杀溺殆尽。勰收散卒自黎阳渡河，保滑州。

匡国节度使王檀密疏请发关西兵袭晋阳，帝从之，发河中、陕、同华诸镇兵合三万，出阴地关，奄至晋阳城下，昼夜急攻；城中无备，发诸司丁匠及驱市人乘城拒守，城几陷者数四，张承业大惧。代北故将安金全退居太原，往见承业曰：“晋阳根本之地，若失之，则大事去矣。仆虽老病，忧兼家国，请以库甲见授，为公击之。”承业即与之。金全帅其子弟及退将之家得数百人，夜出北门，击梁兵于羊马城内；梁兵大惊，引却。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闻晋阳有寇，遣牙将石君立将五百骑救之；君立朝发上党，夕至晋阳。梁兵扼汾河桥，君立击破之，径至城下大呼曰：“昭义侍中大军至矣。”遂入城。夜，与安金全等分出诸门击梁兵，梁兵死伤什二三。诘朝，王檀引兵大掠而还。晋王性矜伐，以策非己出，故金全等赏皆不行。

梁兵之在晋阳城下也，大同节度使贺德伦部兵多逃入梁军，张承业恐其为变，收德伦，斩之。

帝闻刘败，又闻王檀无功，叹曰：“吾事去矣！”

6 三月乙卯朔，晋王攻卫州，壬戌，刺史米昭降之。又攻惠州，刺史靳绍走，擒斩之，复以惠州为磁州。晋王还魏州。

7 上屡召刘不至，己巳，即以刘为宣义节度使，使将兵屯黎阳。

8 夏，四月，晋人拔洺州，以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洺州刺史。

9 刘既败，河南大恐，刘复不应召，由是将卒皆摇心。帝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帅所部千人戍杨刘，癸卯，出宋门，其夕，复自水门入，大噪，纵火剽掠，攻建国门，帝登楼拒战。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以五百骑屯毬场，贼以油沃幕，长木揭之，欲焚楼，势甚危；晏球于门隙窥之，见贼无甲胄，乃出骑击之，决力死战，俄而贼溃走。帝见骑兵击贼，呼曰：“非吾龙骧之士乎，谁为乱首？”晏球曰：“乱者惟李霸一都，馀军不动。陛下但帅控鹤守宫城，迟明，臣必破之。”既而晏球讨乱者，阖营皆族之，以功除单州刺史。

10 五月，吴越王缪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、汀、虔、郴、潭、岳、荆南道入贡。光业，日休之子也。

11 六月，晋人攻邢州，保义节度使阎宝拒守；帝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将兵五百救之，温以其众降晋。

12 秋，七月甲寅朔，晋王至魏州。

13 上嘉吴越王缪贡献之勤，壬戌，加缪诸道兵马元帅。朝议多言缪之人贡，利于市易，不宜过以名器假之；翰林学士窦梦徵执麻以泣，坐贬蓬莱尉。梦徵，棣州人也。

14 甲子，吴润州牙将周郊作乱，入府，杀大将秦师权等，大将陈祐等讨斩之。

15 八月丁酉，以太子少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16 丙午，蜀主以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，集王宗翰、嘉王宗寿为第一、第二招讨，将兵十万出凤州；以王宗播为西北面都招讨，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、天雄节度使王宗侑、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招讨，将兵十二万出秦州，以伐岐。

17 晋王自将攻邢州，昭德节度使张筠弃相州走；晋人复以相州隶天雄军，以李嗣源为刺史。晋王遣人告阎宝以相州已拔，又遣张温帅援兵至城下谕之，宝举城降；晋王以宝为东南面招讨使，领天平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；以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，镇邢州。

18 契丹王阿保机帅诸部兵三十万，号百万，自麟、胜攻晋蔚州，陷之，虜振武节度使李嗣本。遣使以木书求货于大同防御使李存璋，存璋斩其使；契丹进攻云州；存璋悉力拒之。

19 九月，晋王还晋阳。王性仁孝，故虽经营河北，而数还晋阳省曹夫人，岁再三焉。

20 晋人以兵逼沧州，顺化节度使戴思远弃城奔东都；沧州将毛璋据城降晋，晋王命李嗣源将兵镇抚之，嗣源遣璋诣晋阳。晋王徙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，镇沧州，以嗣源为安国节度使。嗣源以安重海为中门使，委以心腹，重海亦为嗣源尽力。重海，应州胡人也。

21 晋王自将兵救云州，行至代州，契丹闻之，引去，王亦还。以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。

22 晋人围贝州逾年，张源德闻河北诸州皆为晋有，欲降；谋于其众，众以穷而后降，恐不免死，不从；共杀源德，婴城固守。城中食尽，啖人为粮，乃谓晋将曰：“出降惧死，请擐甲执兵而降，事定而释之。”晋将许之，其众三千出降，既释甲，围而杀之，尽殪。晋王以毛璋为贝州刺史。于是河北皆入于晋，惟黎阳为梁守。

23 晋王如魏州。

24 吴光州将王言杀刺史载肇，吴王遣楚州团练使李厚讨之。庐州观察使张崇不俟命，引兵趣光州，言弃城走。以李厚权知光州。崇，慎县人也。

25 庚申，蜀新宫成，在旧宫之北。

26 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，多募群盗，置帐下为亲兵，己卯，盗乘檀无备，突入府杀檀。节度副使裴彦帅府兵讨诛之，军府由是获安。

27 冬，十月甲申，蜀王宗绾等出大散关，大破岐兵，俘斩万计，遂取宝鸡。己丑，王宗播等出故关，至陇州。丙寅，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畏岐王猜忌，帅其众二万，弃陇州奔于蜀军。蜀兵进攻陇州，以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。刘知俊会王宗绾等围凤翔，岐兵不出。会大雪，蜀主召军还。复李继岌姓名曰桑弘志。弘志，黎阳人也。

28 丁酉，以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珏，紫之侄孙也。

29 己亥，蜀大赦。

30 晋王遣使如吴，会兵以击梁。十一月，吴以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，及朱瑾等将兵趣宋、亳与晋相应。既渡淮，移徽州县，进

围颍州。

31 十二月戊申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天汉，国号大汉。

32 楚王殷闻晋王平河北，遣使通好；晋王亦遣使报之。

33 是岁，庆州叛附于岐，岐将李继陟据之。诏以左龙虎统军贺瓌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，将兵讨之，破岐兵，下宁、衍二州。

34 河东监军张承业既贵用事，其侄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，晋王以承业故，皆擢用之，承业治家甚严，有侄为盗，杀贩牛者，承业立斩之；王亟使救之，已不及。王以瓘为麟州刺史，承业谓瓘曰：“汝本车度一民，与刘开道为贼，惯为不法；今若不悛，死无日矣！”由此瓘所至不敢贪暴。

35 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珣逆妇于闽，自是闽与吴越通好。

36 闽铸铅钱，与铜钱并行。

37 初，燕人苦刘守光残虐，军士多归于契丹；及守光被围于幽州，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；契丹日益强大。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，国人谓之天皇王，以妻述律氏为皇后，置百官；至是，改元神册。

述律后勇决多权变，阿保机行兵御众，述律后常预其谋。阿保机尝度碛击党项，留述律后守其帐，黄头、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；述律后知之，勒兵以待其至，奋击，大破之，由是名震诸夷。述律后有母有姑，皆踞榻受其拜，曰：“吾惟拜天，不拜人也。”晋王方经营河北，欲结契丹为援，常以叔父事阿保机，以叔母事述律后。

刘守光末年衰困，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，契丹主怒其不拜，使牧马于野。延徽，幽州人，有智略，颇知属文。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：“延徽能守节不屈，此今之贤者，奈何辱以牧圉！宜礼而用之。”契丹主召延徽与语，悦之，遂以为谋主，举动访焉。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，筑城郭，立市里，以处汉人，使各有配偶，垦艺荒田。由是汉人各安生业，逃亡者益少。契丹威服诸国，延徽有助焉。

顷之，延徽逃奔晋阳。晋王欲置之幕府，掌书记王緘疾之；延徽不自安，求东归省母，过真定，止于乡人王德明家，德明问所之，延徽曰：“今河北皆为晋有，当复诣契丹耳。”德明曰：“叛而复往，得无取死乎！”延徽曰：“彼自吾来，如丧手目；今往诣之，彼手目复完，安肯害我！”既省母，遂复入契丹。契丹主闻其至，大喜，如自天而下，拊其背曰：“向者何往？”延徽曰：“思母，欲告归，恐不听，故私归耳。”契丹主待之益厚。及称帝，以延徽为相，累迁至中书令。

晋王遣使至契丹，延徽寓书于晋王，叙所以北去之意，且曰：“非不恋

英主，非不思故乡，所以不留，正惧王緘之谗耳。”因以老母为托，且曰：“延徽在此，契丹必不南牧。”故终同光之世，契丹不深入为寇，延徽之力也。

三年(丁丑,917)

1 春，正月，诏宣武节度使袁象先救颍州，既至，吴军引还。

2 二月甲申，晋王攻黎阳，刘拒之，数日，不克而去。

3 晋王之弟威塞军防御使存矩在新州，骄惰不治，侍婢预政。晋王使募山北部落骁勇者及刘守光亡卒以益南讨之军；又率其民出马，民或鬻十牛易一匹马，期会迫促，边人嗟怨。存矩得五百骑，自部送之，以寿州刺史卢文进为裨将。行者皆惮远役，存矩复不存恤。甲午，至祁沟关，小校宫彦璋与士卒谋曰：“闻晋王与梁人确斗，骑兵死伤不少。吾侪捐父母妻子，为人客战，千里送死，而使长复不矜恤，奈何？”众曰：“杀使长，拥卢将军还新州，据城自守，其如何！”因执兵大噪，趣传舍，诘朝，存矩寝未起，就杀之。文进不能制，抚膺哭其尸曰：“奴辈既害郎君，使我何面复见晋王！”因为众所拥，还新州，守将杨全章拒之；又攻武州，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击败之。周德威亦遣兵追讨，文进帅其众奔契丹。晋王闻存矩不道以致乱，杀侍婢及幕僚数人。

4 初，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，下有渝水通海。自关东北循海有道，道狭处才数尺，旁皆乱山，高峻不可越。比至进牛口，旧置八防御军，募土兵守之，田租皆供军食，不入于蓟，幽州岁致缿纩以供战士衣。每岁早获，清野坚壁以待契丹，契丹至，辄闭壁不战，俟其去，选骁勇据隘邀之，契丹常失利走。土兵皆自为田园，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，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。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，恃勇不修边备，遂失渝关之险，契丹每刍牧于营、平之间。德威又忌幽州旧将有名者，往往杀之。

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，曰：“攻城，以此油然火焚楼橹，敌以水沃之，火愈炽。”契丹主大喜，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，述律后晒之曰：“岂有试油而攻一国乎！”因指帐前树谓契丹主曰：“此树无皮，可以生乎？”契丹主曰：“不可。”述律后曰：“幽州城亦犹是矣。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，掠其四野，使城中无食，不过数年，城自困矣，何必如此躁动轻举！万一不胜，为中国笑，吾部落亦解体矣。”契丹主乃止。

三月，卢文进引契丹兵急攻新州，刺史安金全不能守，弃城走；文进以其部将刘殷为刺史，使守之。晋王使周德威合河东、镇、定之兵攻之，旬日不克。契丹主帅众三十万救之，德威众寡不敌，大为契丹所败，奔归。

5 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吴上高，俘获而还。

6 契丹乘胜进围幽州，声言有众百万，毡车毳幕弥漫山泽。卢文进教之攻城，为地道，昼夜四面俱进，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；又为土山以临城，城中熔铜以洒之，日杀千计，而攻之不止。周德威遣间使诣晋王告急，王方与梁相持河上，欲分兵则兵少，欲勿救恐失之，谋于诸将，独李嗣源、李存审、阎宝劝王救之。王喜曰：“昔太宗得一李靖犹擒颉利，今吾有猛将三人，复何忧哉！”存审、宝以为虏无辘重，势不能久，俟其野无所掠，食尽自还，然后踵而击之。李嗣源曰：“周德威社稷之臣，今幽州朝夕不保，恐变生于中，何暇待虏之衰！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。”王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即日，命治兵。夏，四月，晋王命嗣源将兵先进，军于涑水，阎宝以镇、定之兵继之。

7 吴升州刺史徐知诰治城市府舍甚盛。五月，徐温行部至升州，爱其繁富。润州司马陈彦谦劝温徙镇海军治所于升州，温从之，徙知诰为润州团练使。知诰求宣州，温不许，知诰不乐。宋齐丘密言于知诰曰：“三郎骄纵，败在朝夕。润州去广陵隔一水耳，此天授也。”知诰悦，即之官。三郎，谓温长子知训也。温以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。温但举大纲，细务悉委彦谦，江、淮称治。彦谦，常州人也。

8 高季昌与孔勍修好，复通贡献。

#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

## 后梁纪五

均王中

贞明三年(丁丑,917)

1 秋,七月庚戌,蜀主以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,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,己未,以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,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。

2 晋王以李嗣源、阎宝兵少,未足以敌契丹,辛未,更命李存审将兵益之。

3 蜀飞龙使唐文宸居中用事,张格附之,与司徒、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权。文锡将以女适左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庾传素之子,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,不先表闻,蜀主闻乐声,怪之,文宸从而谮之。八月庚寅,贬文锡茂州司马,其子司封员外郎询流维州,籍没其家;贬文锡弟翰林学士文晏为荣经尉。传素罢为工部尚书,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。凝绩,传素之再从弟也。

4 清海、建武节度使刘岩即皇帝位于番禺,国号大越,大赦,改元乾亨。以梁使赵光裔为兵部尚书,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,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,并同平章事。建三庙,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,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,兄隐曰烈宗襄皇帝;以广州为兴王府。

5 契丹围幽州且二百日,城中危困。李嗣源、阎宝、李存审步骑七万会于易州,存审曰:“虏众吾寡,虏多骑,吾多步,若平原相遇,虏以万骑蹂吾陈,吾无遗类矣。”嗣源曰:“虏无辎重,吾行必载粮食自随,若平原相遇,虏抄吾粮,吾不战自溃矣。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,与城中合势,若中道遇虏,则据险拒之。”甲午,自易州北行,庚子,逾大房岭,循涧而东。嗣源与养子从珂将三千骑为前锋,距幽州六十里,与契丹遇,契丹惊却,晋兵翼而随之。契丹行山上,晋兵行涧下,每至谷口,契丹辄邀之,嗣源父子力战,乃得进。至山口,契丹以万馀骑遮其前,将士失色;嗣源以百馀骑先

进，免胄扬鞭，胡语谓契丹曰：“汝无故犯我疆场，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，灭汝种族！”因跃马奋，三入其陈，斩契丹酋长一人。后军齐进，契丹兵却，晋兵始得出。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，人持一枝，止则成寨。契丹骑环寨而过，寨中发万弩射之，流矢蔽日，契丹人马死伤塞路。将至幽州，契丹列陈待之。存审命步兵陈于其后，戒勿动，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进，烟尘蔽天，契丹莫测其多少；因鼓噪合战，存审乃趣后陈起乘之，契丹大败，席卷其众自北山去，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，晋兵追之，俘斩万计。辛丑，嗣源等入幽州，周德威见之，握手流涕。

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，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，文进常居平州，帅奚骑岁入北边，杀掠吏民。晋人自瓦桥运粮输蓟城，虽以兵援之，不免抄掠。契丹每入寇，则文进帅汉卒为向导，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。

6 刘自滑州入朝，朝议以河朔失守责之，九月，落平章事，左迁亳州团练使。

7 冬，十月己亥，加吴越王鏐天下兵马元帅。

8 晋王还晋阳。王连岁出征，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，承业劝课农桑，畜积金谷，收市兵马，征租行法不宽贵戚，由是军城肃清，馈饷不乏。王或时须钱捕博及给赐伶人，而承业靳之，钱不可得。王乃置酒钱库，令其子继岌为承业舞，承业以宝带及币马赠之。王指钱积呼继岌小名谓承业曰：“和哥乏钱，七哥宜以钱一积与之，带马未为厚也。”承业曰：“郎君缠头皆出承业俸禄，此钱，大王所以养战士也，承业不敢以公物为私礼。”王不悦，凭酒以语侵之，承业怒曰：“仆老敕使耳！非为子孙计，惜此库钱，所以佐王成霸业也，不然，王自取用之，何问仆为！不过财尽民散，一无所成耳。”王怒，顾李绍荣索剑，承业起，挽王衣泣曰：“仆受先王顾托之命，誓为国家诛汴贼，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，仆下见先王无愧矣。今日就王请死！”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退，承业奋拳殴宝踣地，骂曰：“阎宝，朱温之党，受晋大恩，曾不尽忠为报，顾欲以谄媚自容邪！”曹太夫人闻之，遽令召王，王惶恐叩头，谢承业曰：“吾以酒失忤七哥，必且得罪于太夫人，七哥为吾痛饮以分其过。”王连饮四卮，承业竟不肯饮。王入宫，太夫人使人谢承业曰：“小儿忤特进，适已笞之矣。”明日，太夫人与王俱至承业第谢之。未几，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、左卫上将军、燕国公。承业固辞不受，但称唐官以至终身。

掌书记卢质，嗜酒轻傲，尝呼王诸弟为豚犬，王衔之；承业恐其及祸，乘间言曰：“卢质数无礼，请为大王杀之。”王曰：“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，